

宋

史

翼

宋史翼卷十二

醜接錄奏革張載夢巡定東南監禁橫道關廉運權權德輿建道如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二

傅自得

王超

吳元美

張戒

霍篋

凌景夏

毛叔度

周操

沈介

傅自得字安道福建晉江人先世居孟州濟源父察官至吏部員外郎宜和末使金不屈遇害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諡忠肅事詳宋史忠義傳察歿時自得方十歲建炎間隨母趙氏避亂南奔參政李邵見

所賦玉界尺詩大異之歸以女妻酈時僑家泉州自得奉母從酈居遂爲晉江人既長肆力於學文益進再試禮部輒不利用父死事錄補承務郎改充福建路提刑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嘗委自得訟牒間相見則摘問以試之自得條析無所遺公懋喜甚自是一司事咸使決焉漳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僖公懋行部至漳安撫司檄令悉斬之自得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乃承之於安撫司可乎公懋悟命諸縣令鞠獄成以法誅首惡數人餘得全活尋丐閑

主管合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改判泉州差知興  
化軍初左僕射秦檜以自得忠臣子遇之甚厚然疑  
其負氣不爲已用自得試博學宏詞科已奏名而故  
黜之及泉判代歸檜乃間語自得曰郎君文章從臣  
中所不及願性大剛耳盍思所貶自得默喻其意力  
請便郡歸養檜銜之以故資序應典州而僅得知軍  
以去朝辭行有日會侍御史董德元探檜意誣劾泉  
州趙令衿贓私事下廷尉檜奏命自得體究自得以  
嘗同官辭不許至泉按驗無狀上其事復請毋更置  
獄令衿僅坐謗誣勒停自得復爲刑部韓仲通誣劾

罷知興化軍奪職謫居融州乾道元年有諫議大夫  
林安宅力薦於朝除知漳州命下爲言者所持中寢  
逾數月陳俊卿入爲吏部尙書列陳自得興化之政  
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陛辭  
奏曰縣尉獲強盜七人以上與改合入官比年仕者  
偶獲一二眞盜妄捕愚民以充數筆楚所迫有至論  
死而不能自明者臯陶稱大舜之德與其殺不辜寤  
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時朝廷方  
議重強盜之法以自得言而止自得去興化十四年  
而再至百姓爭出郊迎歡呼之聲滿道未三月丁母

憂歸自得以母老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在漳判任官舍有池亭日奉母飲焉忽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旦飛去母鬱鬱不飲數日自得懼與妻共禱於神禽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己人以爲孝誠所感免喪造朝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自得素以吏事擅能請竭力外官遷直祕閣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尋除知建甯府移知甯國府有監酒官自言爲吏所怙者自得召吏詰之吏具言監官贓辜自得曰爾所言固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杖之吏不服自得立命械治悉得姦狀將論決袒其背則溲

皇帝萬歲四大字自得呼執鉞者雜刺涅乃論如律  
闔郡快之春雨水溢將決圩田自得募工築堤力捍  
之而止秋大旱適將去郡獨請於朝蠲租十餘萬斛  
復爲福建轉運副使臨安闕帥孝宗命執政選有風  
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孝宗獨指自  
得亟命召之先是自得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  
來謁自得時其亡往報之及將赴閩漕闔門官子弟  
有使本路而還闕者以職事來見自得往答則延入  
便室置酒覲與從官數人皆在焉自得飲一卮辭腹  
疾退覲大不樂自得嘗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

子知其次則由宰相列薦安能俯首權門求進耶由是權貴多嫉之召命遂不行改除浙西提點刑獄上章乞休不允移浙東未旬日有旨免官予祠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淳熙十年卒年六十有八積官至朝奉大夫自得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呂祉代將歎曰是且敗事矣急移書刑部侍郎曾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開然之將白宰相未及而鄭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光自得父執也罷政居會稽自得往見之光以通家子弟待自得問曰子以老夫今日



之罷爲何如自得曰得失相半光問其故自得曰公  
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光起握  
自得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人犯淮旬黃祖舜方同  
知樞密院事自得以書抵祖舜論備禦方畧因策金  
有十敗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主亮果爲帳  
下所殺祖舜以示同列且報曰何其策之明也弟自

修子伯壽伯成

晦菴集

王趨字彥恭□□人李光門人也紹興元年十一月  
充廣西軍畧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  
買戰馬十五年以朝奉大夫知雷州盡心民務

城圯壤乃劄作外城以遏寇盜雷人賴之十八年胡  
銓爲知新州張棣訐奏編管南海命下棣選使臣游  
崇部送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趨廉得崇以  
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  
以爲奇貨惟趨能與人調護海上無薪粢百物趨輒  
津置之二十年趙鼎入界趨留鼎飯鼎輜壞趨假一  
乘雇四夫送行通判申朝廷秦檜委經略唐鞠勸輿地  
紀勝一八月坐趙鼎李光貶責經過排辦迎送降爲  
百十八右朝奉郎勒停趨旣罷官寓居全州李光過全州謁  
趨貸錢千緡以二百緡隨行八百緡送歸家趨以八

百緡并家書遣門吏行門吏持光書赴秦檜陳首檜怒下趨大理獄拷掠備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坐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除名送辰州編管二十五年十二月復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六年知純州移知邵州二十八年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三十年八月改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旋知揚州三十一年爲兩浙西路提刑

王明清玉照新志輿地紀勝一百十

八繫年要錄一百五十八

吳元美字仲實福建長樂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八年左從事郎充湖州府學教授

新唐書糾謬後序

能以胡翼

之教訓迪常同知湖州薦于朝

汪文定集常同墓誌

除太常寺

主簿元美出入李光門下相與謀議十一月諫議大

夫汪勃劾奏以左承事郎出爲主管福建安撫使機

宜文字

繫年要錄一百五十四參閩書

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畧曰

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申其割剝之罪當是

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

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少長皆望風殞滅無遺類

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

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

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

行在詎元美譏毀大臣紹興二十年秦檜下其章元  
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檜上檜啟有亭號潛光蓋有  
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二十  
年九月乙酉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  
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  
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於貶所二  
十六年復元官左奉議郎要錄一百一十一三十年八月侍  
郎楊椿年等八人言元美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  
故相已死乞錄詔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一百八十五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初累官左迪

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以趙鼎薦五年三月召對  
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疎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  
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  
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  
得乃改左承議郎國子監丞要錄八十七九月輪對進書

一封三

明日趙鼎奏昨日蒙降國子丞張戒所上

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  
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  
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九十三十二

月除秘書郎七年提舉福建茶鹽

一百

旋召爲尙書

兵部員外郎八年正月以常同薦守監察御史因入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可了戒曰陛下旣留意臣言贅矣八年七月除殿中侍御史疏請外姑示通和之名內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不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達賚之捷仁

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

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一百二十一

一月戒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云江南是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遽渡



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尙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又曰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案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一百二十三

旋除司農少卿又上疏請留趙鼎詔以戒附下罔上出知泉州未幾罷依岳飛於江夏十二年十月羅汝

檄論戒深詆和議迎合趙鼎特勒停一百四秦檜死

二十七年五月復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戒坐

趙鼎累斥凡十九年至是得祠一百七

霍麓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於兵荒輕相賊殺麓父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麓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尙早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爲邏者執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爲

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鬻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謁於府幸府司聞而禁之篋父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鄰及所與相賣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婦人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

絕未發生。麓人以爲陰德之報。麓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簿。以才稱秩滿辟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疏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遽卽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情爲憂問計僚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麓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爲辭具船瓜洲檄主帥令軍士到卽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

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其壓事抱文案魚貫而進  
廿晏不能竟如是者累日籠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  
並抱文案立庭下須自竟乃退籠因隨事裁處飢卽  
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籠亦計慮深  
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  
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強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  
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  
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籠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  
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籠獨免  
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

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卽位再以急務進議者  
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行之除知盱眙軍以  
言者罷起知禮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卒於官麓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

有集

京口老  
舊傳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  
稱其詞勝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禮薦  
于上六年擢祕書省正字八年遷著作佐郎九年景  
夏與館職胡瑄朱松張廣常明范如圭等六人共奏  
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十年除工部員外郎檜

罷兵斥景夏知外郡及閤居凡十餘年二十五年槍  
死二十六年除軍器監尋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  
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  
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  
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戶反成偏重土著流寓皆陞  
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  
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數止二千六百餘匹望依已降  
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信戶部看詳  
如其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二十八  
年知襄陽府二十九年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

州官兵衣糧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宣州  
三十年加集英殿修撰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景夏  
言慶曆三年編定勳臣二百四家逮建中靖國元年  
續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陳乞恩澤臣竊謂崇觀  
以來至陛下卽位經涉艱難衛社稷捍牧圉者畧而  
未編亦一闕也望檢會崇觀以後勳業著于國史者  
接編定以勸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十月扈從親征  
三十二年奏論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視  
例則散于案牘之中匿于胥吏之手官有去來不能  
遽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



臣愚以爲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長貳書之于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于尙書用印給下如此則前後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所措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吏部措置申省

咸淳臨安志引紹興正論小傳戊午  
議中興繫年錄中興編年綱目

毛叔度江山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等紹興五年進士調臨安府司戶參軍和議將變叔度奏疏曰臣竊見迺者蓋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

中國陷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利得騁則長  
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帛中  
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仇何可和也然  
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易慮  
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  
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爲  
其國主議之臣厭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  
息民之意且其約日歸我梓宮還我兩宮一無所邀  
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億不信貪憤匿怨屈而與之和  
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寢久

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揆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惑之豈其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敵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爲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幸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出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旣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

道監既遠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宸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秦檜方議罷兵惡其不

附和議明年八月對移嘉州司戶參軍

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三

百三十七參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爲人氣岸磊落知徽州黟縣忤權要去職二十六年除國子學錄嘗輸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

談鑰吳興志

奏言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

所管似非選鍊本意乞下令樞密院措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卽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各以財武自效從之

要錄一百七十四

二十七年守尙書吏

部員外郎二十九年出爲福建提舉常平茶鹽三十

一年召爲監察御史

繫年要錄

明年孝宗卽位拜右正言

奏言設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數月望爲郎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于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尤大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

守又言去冬北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節

次奏功畧無限節乞下張浚陳俊卿如何措置以杜

僥倖從之

繫年要錄二百

又奏方今疆國在疆兵疆兵在豐

財豐財在節用乞躬行節儉以身先之隆興元年夏

除殿中侍御史奏言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

未甯歲時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抑

宋史

全二年兼侍講知無不言無吐剛茹柔侮鰥畏強之

習臺風凜然

胡澹菴集外制

朝廷給成牒二萬道付諸路出

需每道收錢三百貫操奏正是起夏稅之時若添此

項愈見窘迫請減五千後孝宗亦聞其擾事遂已

宋史

全文續資治通鑑

論列龍大淵曾觀至十五章

朝野雜記旋以左

朝散郎祕閣修撰知衢州

衢州府志

進徽猷閣直學士左

朝請郎知太平州廉勤愷悌政績著聞六年八月改

知泉州進左朝奉大夫七年五月除龍圖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

復召爲太子詹

事操履道純固持論英亮

周必大掖垣類稿六

東宮加禮敬焉

有奏議二百卷藏於家

談志

沈介字德和德清人紹興八年進士十二年中博學

宏詞科除勅令所刪定官

談鑰吳興志參吳興備志

十三年除秘

書省正字以秦熺奏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十五年除

校書郎十七年爲司勳員外郎進吏部郎中二十六

年兼權秘書少監

中興館閣錄

請以提舉秘書省印權納

禮部並所搜訪書籍並歸本省官吏兼權者並罷從

之閏十月面對言向者樞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

宗法令望詔大臣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勿復施行

從之

要錄一百七十五

十一月御史中丞湯鵬舉劾其欺罔

出知興國軍二十七年以朝散郎知台州爲政有聲

兩賜禧輒應

嘉定赤城志

旋召爲祕書少監二十八年充

賀金正旦使

繫年要錄一百八十八

宋史全文二十九

中興館閣錄

兼權禮部侍郎三十年除中書舍人論罷蔡

宋史翼

卷十一

十六



京之甥葉林秦檜之黨王珪旋除吏部侍郎

繫年三要錄三

十一年正月上封事論備敵之策畧曰

繫年要錄附於三十年之

末北盟會編作三十一年正月宋史全文作三十年九月今從北盟會編

臣竊惟今日之

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願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三曰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也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征固力所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上焦然以爲憂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死復異論又必一一而講

乏曰地孰爲要可以宿兵將孰爲先可使當敵兵謹  
於陳糧謹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  
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  
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者秦檜盜權威  
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  
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爲黃魚塚之  
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  
選三衛之卒文符旣下卻而不視顧乃私還之而樞  
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爲指臂  
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爲令無輕

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劉寶手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被其至此果何道也不過掠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於是爲市寵媚寵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橐以利其貨爲之游談以久

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爲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言  
於朝者爲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  
之獻自然畏威聽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  
之得乎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  
兵大則滿千小則滿百使其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  
揜自通和之後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  
爲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  
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  
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暇雖  
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

閱武爲事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乎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氣邇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之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國家承平

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論臺諫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庶乎可安矣三十二年以左朝奉大夫知

永州

北盟會編參繫年要錄

改知平江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姑蘇志

隆興元年奏

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

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蠲四川

征斂之尤甚者詔從之

全文明廿四

明年金人南牧

談志

起介

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軍沿江制置

使介以親喪固辭不允

盤洲集外制

旋加權兵部尚書兼

湖北京西制置使

盤洲集內制

招致銳士入備禁旅不以

一毫擾民奉詔獎諭

注文定集內制

介簡貴威重裁決無敢

輒經外臺者王正功爲轉運主管理或未安改之不

疑介不以爲忤更爲之延譽

樓攻媿集王正功墓誌

乾道二年

再知平江上諭以平江輔郡極難其人知卿政事特

加遴選當爲朕撫恤百姓均財節用使恩威並施如

常平錢米以備凶荒訓兵令精不必增補至於兵器

亦令堅緻其眷遇如此

廬熊蘇州府志

四年移信州與趙師

嚴爲代在任時州民常欲援往例有所求不獲遂謀

亂介至誅首惡二人餘皆安堵歲饑賑貸有方民得

不死是歲六月移潭州去官之日老稚扶攜隨行十

餘里涕泣不忍舍

西江志

六年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七

年轉左中奉大夫

周必大玉堂類稿

生平著述奏議皆未編

次

談志

宋史翼卷十二終

男樹

字

宋史翼

卷十二

二十



宋史翼卷十三

諸接參謀矣預感前途成良國通補遺補高麗通補福矯遺使高麗送初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三

周麟之

劉度

鄭伯熊

芮燧

弟燁

唐仲友

沈復

張郊

王佐

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

館閣錄作江甯人

紹興十五年進士

治春秋授武進尉十八年正月應博學宏詞合格除

左修職郎十九年十一月行太學錄面對言上庠敝

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非所以崇嚴奉而廣教

育明年詔修國子監

要錄一百六十

旋兼權祕書省校勘書

籍二十一年充勅令所刪定官旋以左承事郎爲祕書省正字兼中書舍人二十三年爲史才論罷以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二十五年奏言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瑞應卓絕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旂繪靈芝於上以彰偉績從之移通判徽州召爲著作佐郎七十一明年升著作郎試起居舍人一百七十四二十七年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二十八年兼直學士院而奏徽宗實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今日政令相關凡副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

司關借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卽日拜尙書兵部侍郎旋試給事中二十九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兼侍讀權刑部侍郎充金奉表哀謝使金主亮喜其辨利錫賚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瀾酒三罇銀牛魚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并令留之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三十年二月甲戌以草普安郡王爲皇子詔有非朕敢私之語上讀之稱善權吏部尙書四月上書玉堂二大字賜之除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金亮將叛盟充奉表稱賀使乃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待上智

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淪平是矣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馴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與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尙猶籍我爲援內安反是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既巫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倫輩庶有以安之繼遭慈甯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

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于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已既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爲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爲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衅陛下知之應敵之決

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冲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下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孤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異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執殺使者而逞其欲況亮之伎忍乎若彼有速亡之形

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詰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啟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右司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其懷姦避事罷與宮觀仲敏莘老再上章論之責授左朝散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要錄一百九十

劉度字汝一長興人自爲布衣修潔博習葉夢得汪

藻皆以賢良方正薦

周益公對諫議集序

紹興十五年進士

談鑰

吳興志

除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二十八年入爲太學

博士

要錄參周海陵集

二十九年除祕書省正字旋擢校書

郎升都官員外郎

中興館閣錄

金人叛盟條陳三策

談三志

十一年以汪澈薦改監察御史遷右正言

周益公集

入對

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墮壞

軍政刻削廩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

縮歷陽之奔士卒尙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

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並以遺敵臣竊聞

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誅不效命者二十九



人咸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章聖誅二十  
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勦陛下以劉汜  
先遁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于偏裨淮西之敗  
重于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願稽藝祖  
章聖成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權乃除名  
瓊州編管三十二年轉左正言奏劾參知政事楊椿  
貪懦無恥爲湖北憲率以三百千售一舉狀自登政  
府惟聽親史貨賂請求椿遂罷又言恭觀詔書禁約  
苞苴近聞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中閤門內侍皆有  
饋賂此例一開若不重禁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

直以相誇尚而挂虛名削廩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  
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遠近觀聽  
必曰以賂賄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遠近觀聽必  
曰以賂賄而獲逸也不惟隳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  
閔所以爲身謀者亦甚疏矣望揭榜朝堂今後羣臣  
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置憲典斷在必行又言  
今者回鑿願止取親行臨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推  
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皆從之繫年明  
要錄  
年澈除參政度上言慶曆四年八月詔書輔臣所薦  
毋得除諫官請改外任徙軍器監孝宗卽位陳春秋

正始之道自宗正擢諫議大夫

平園續稿參談  
志繫年要錄

時以

龍大淵爲樞密副承旨曾觀帶御器械度進首論待  
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隆興元年復  
上疏劾大淵輕佻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  
出則陪廟堂之論搖扇鼓古夏變是非凡皇闈宴昵  
之言宮嬪嬉笑之語宣言于外以自夸嫖至引北人  
孫昭出入清禁爲擊毬旋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  
退又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不  
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爲切至乃詔大  
淵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抑之而陛下

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爲欺罔何面目尙爲諫官乞賜貶黜不報尋以所言失實改權工部侍郎度辭新命除知建甯府明年放罷

宋史全文參宋史會覲傳朝野雜記度

前後凡上九十餘疏心平氣和理正詞直薄物細過

未嘗屑屑至於大小之臣麗於過失必隨事以言

年圖

續去國居里貧無戚感之態有傳言鑑古五十篇雜

文三十卷藏於家

談志引舊編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伯英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少慕呂申公范滂夫舅甥之爲人行

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而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甯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

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未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伯熊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宗鄭氏伯熊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伯英喜獎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伯熊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惴惴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願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數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慷慨論事情發思得其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

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爲祿仕者也隆興  
元年進士第四人伯熊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  
伯英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  
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  
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  
議將以司幹處之伯英笑曰此允官也吾方議當省  
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伯熊兄弟性行雖  
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伯熊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  
義拾遺有翫語有記聞伯英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葉水心集鄭伯英墓志歸愚翁文集序參宏治温州府志隱居通議

芮燧字國器一字仲蒙烏程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與

弟輝力學起家號二芮同入太學

談

燧孝弟忠信博

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

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

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

初仕爲仁和

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蛇出或止香爐或飲

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燧疲

於修築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於爐燧端笏數之曰

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歲數壞

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當誅卽舉筭

殺之應手碎是夕疾風甚雨燧處之自若

齊東野語紹興



二十五年爲左從政郎

宋史全文

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

有訐以爲謗訕者引熈爲證廷尉捕治熈力辨其非

長卿不任笞掠親書誣伏獄吏以示熈熈曰長卿誣

伏則可燃豈敢誣證吏別摘熈尉仁和時所作詩有

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

芮氏家藏集序追一官武岡軍編管二十五年檜死復元官

宋史全文除國子正三十一年除祕書省正字高宗將內

禪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熈名聞上曰是能爲古文者

卽擢監察御史

中興館閣錄參家藏集序

出爲廣東提刑以儒雅

飾吏治

廣東通志

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

過曲江班郡縣史之乏給者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  
旋升祭酒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于  
計觀者太息八年卒年五十八熒恂恂自守未嘗與  
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持正有不可奪之志和不  
違眾清不近名不流不倚大率類此博通諸經尤長  
於易其說坎之象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  
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則曰坎而  
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坎習者爲陰柔小才說也  
其論離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  
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至於

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篇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

有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啟書劄論說記序

雜長短句共七卷

周必大  
藏集序

藏於家

談志

子及言立言

周益  
公集

燧弟輝字國瑞紹興十八年與兄燧同舉進士

同年  
小錄

調桐川簿過倪偁偁曰與我游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

賜不如藥石之貽偁曰建平吏黠民姦子何以處之

輝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己以儉交同

僚以誠暇日讀我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偁善之

氏族  
大全

乾道初提舉浙西常平

南昌  
郡志

六年轉江西轉運

判官進對孝宗稱其所陳甚好諭以先正士大夫風

俗次決獄訟次則漕運

宋史全文

輝抵任卻四方聘幣斥

其貲置南昌養濟院以卹貧者以廉節稱

江西通志

涪熙

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以職事修舉除直

顯謨閣召爲祕書少監

會稽續志

五年爲國子祭酒兼國

史院編修俄以吏部侍郎同修國史

中興館閣錄

六年奏

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

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並

軍功補授雜充出身人依舊少百日爲限此外小使

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之類皆自

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從之八年又奏言集

議惟强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爲議狀如論科舉則

禮部祕書省國子監皆預

宋史全文

累官兵部尙書

談志案

刻本晦菴集誤輝爲燧案文中有所公今爲吏部侍郎惟終於祭酒亦未爲江西運判今從通志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堯封以清

德有直聲仲友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兼中宏詞通判建康府孝宗時上萬言書論時政

有曰兵力眩于虛數一患也敵情感于間言二患也

財力屈于妄費三患也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和之

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要在不忘宗

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時至則取而收之孝宗嘉納  
召試除祕書省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  
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  
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  
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發  
粟賑饑抑姦附弱徧浮梁以濟艱涉民利賴焉朱熹  
爲浙東提刑入州倅高文虎之譖劾之仲友卽馳疏  
自辨時仲友已擢江西提刑熹疑王淮右之劾之愈  
力仲友遂奉祠仲友素伉直旣處摧挫遂不出益肆  
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

霸皆本之經史兼采傳注旁通午貫使時事相參形  
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各爲總說始  
終條理如指諸掌成百二十篇爲帝王經世圖譜以  
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  
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聖經合者取  
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之行  
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闕佛老斥當  
時之言心學者從游嘗數百人仲友之書雖不盡傳  
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  
稍滄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

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  
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  
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  
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  
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  
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  
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藝書參周必大帝王經  
世圖譜序及宋元學案  
沈復字得之德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談鑰吳官  
典志  
左文林郎二十七年吏部侍郎李琳以文行兼美薦  
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乾道初以太常主簿賜對便



殿諭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皆儒者之餘出乃今世之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孝宗悅除宗正丞

明一統志參  
明浙江通志

乾道七年以左朝

請郎直龍圖閣兩浙運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八年正月除戶部侍郎

咸淳臨安志

一日登對孝宗問

版曹財用幾何虧羨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出小冊進呈無毫髮差孝宗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

癸辛雜識

九年正月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十月進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梁克家爲  
右相朝有大政必與復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密議  
多不合及克家去國復亦丐退不允復在告時待罪

十二月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荆南府淳熙二年

改四川宣撫使五月召爲同知樞密院事旋出知鎮

江府

幸麟編年  
致參未史

五月移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安撫

使

周必大王堂  
類稿內制

以中大夫致仕旋卒十三年賜諡簡

肅

年  
錄

復以才能結主知分符總饗盡天下要劇處

貳機處建宣闕俱卓犖有成效其執政也張說以恩  
倖進同列多媚承之復巖然中立議論不少屈竟力

請去位有古大臣之風

真西山四  
益齋詩序

張郊字知彥和州烏江人少用兄邵出使恩授右迪  
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全椒令樞密院編修官通  
判建康府大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京東路常  
平茶鹽主管建甯府武夷山冲右觀郊臨事前見逆  
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  
者郊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出守儀真前守員琦獻羨  
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郊到郡悉以實聞訖得  
免輸餼詔兩淮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郊力  
言券用於西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

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買且不行何以爲郡上頗採其說因言眞爲楚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旁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旣得請果以四十四日告畢樓櫓屹然而民不與知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郊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郊呼家人置

酒邾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  
飲爾平惶恐立捕治如邾言淳熙十年卒年八十有

七

渭南文集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  
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  
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之以爲  
捷徑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三  
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  
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檜死熺斥起家拜祕書郎

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尙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  
佐兼領秦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  
稱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  
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  
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  
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  
死卒奪先生號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以臺  
評罷知永州徙知吉州皆有治聲除直寶文閣逾年  
徙知明州隆興初以張浚薦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力辭不允仍兼侍講湯思退

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以佐參其軍謀思退去位佐亦罷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妖人朱端明崔光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其約以春大閱日起事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卽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寮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案牘治他事延見賓寮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佐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護

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佐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  
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  
入對留爲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史正志爲發運使  
坐奏課不實謫併罷佐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  
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  
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民陳峒竊發俄破道  
州之江華桂陽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  
眾數千郴道連永州桂陽軍皆警佐奏乞荆鄂精兵  
三千未報佐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  
湛適在州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爲



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佐曰請行易耳  
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卽以羣盜授首  
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官權  
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卽日令湛自選潭州廂  
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卽衙教場誓師遣行仍命  
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  
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有秋毫無擾民及臨敵不用  
命或旣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  
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  
戰名賊必遁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

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卽移諸州以爲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佐得報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箐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

作箭鏃甚盛遣人入谿峒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佐  
又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  
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賊  
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貨脇從未爲  
晚上獨是佐策命佐躬至軍前節制佐卽日戒行師  
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旣至宜章命湛以  
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  
以合符日符至卽行耳一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  
鄂州軍統領夏俊明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  
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佐得其情督兵甚峻

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橋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  
戰既敗又退矢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  
十二渡斬陳峒李晞以下誅獲無遺詔以佐忠勞備  
著超拜顯謨閣待制俄徙知揚州平江府遂知臨安  
府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尙書而尹京  
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尙書知宿照  
十一年貢舉尹京逾三年會子病卒力乞奉祠命以  
寶文閣直學士出守佐復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以歸執母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弟公袞字吉老亦以進士起家盜劫其母墓獄成盜  
不死公袞手殺之仕至左司郎中

會稽志

孝義自有傳

宋史翼卷十三終

男樹韓校字